

洪潘審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前記

宋將楊繼業，忠勇抗敵，因被主帥潘洪陷害，致糧尽援絕，碰死於李陵碑。其子延昭，進京告下御狀。此案初由刘御史審問，因受潘妃（潘洪之女）賄賂，被八王趙德芳看破，用金鋼打死。宋王又調寇準進京覆審。寇準時爲縣令，聞金牌急調，甚爲疑懼，終宵不能成寐。陛見時，被擢陞爲御史。潘妃又往行賄，寇準堅辭不受，並告知趙德芳。

開審時，潘洪甚爲傲慢，且供詞狡賴，堅不吐實。寇準乃佯言開脫其罪，另與趙德芳密議，設酒劝醉潘洪，假設陰曹，夤夜提審，誘以甘言，潘始實供，案情遂大白。

此本係楊宝森根據其演出本與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处祁野耘共同整理的。

審 潘 洪

第一場

校

尉

(金牌校尉上)

人行千里路，馬走万重山。

俺，金牌校尉是也。奉了聖上旨意，去往霞谷縣提調寇準，連夜進京。看天時不早，就此馬上加鞭。(下)

第二場

寇

準

(四衙役引寇準上)

作清官民之父母，積功德留與兒孫。

(尉讀詩書智廣才高，

寇 衆 校 寇 衆

準

尉

準

有。

將放告牌抬出！

(金牌下！)

金牌下。

有請。

(金牌校尉上)

中進士青史名標，
三杯御酒加封号，
被权臣一本參掉。

下官寇準，陝西華州人氏。蒙聖恩得中一甲一名，不想被权臣參掉。是我在吏部効力三載，蒙八千歲提拔，才得職授霞谷縣正堂。自到任以來，黎民倒也好訓。今当三、六、九日放告之期，——左右，

校尉：金牌下！

寇準：（跪）萬歲！

校尉：跪听宣召：聖上有旨，提調寇準

連夜進京，不得有誤！

寇準：萬萬歲！

校尉：金牌如火速！（下）

寇準：即刻便登程。——轉堂。

（衙役下，院子上）

寇準：有請夫人。

院子：有請夫人。

（丫鬟、寇夫人上）

寇夫人：（念）夫受皇家祿，妻沾雨露恩。——

老爺。

寇準：夫人，請坐。

寇夫人：有座。——啊，老爺，適才金牌

到此，爲了何事？

寇準：金牌調我連夜進京，不知爲了何

事。

寇夫人：想是老爺爲官清正，聖上与你加

官授爵。

寇準：但願如此。

寇夫人：不知老爺幾時起程？

寇準：即刻起程。

寇夫人：老爺請至後面更衣，待我吩咐人

役備馬伺候。

寇準：有勞夫人。（下）

寇夫人：（向院子）吩咐馬牌備馬伺候。

院子：馬牌走上。

（馬牌上）

馬牌：甚麼事呀？

院子：老爺即刻進京，夫人命你備馬伺

候。

馬牌：是啦。（下）

（寇準更衣上）

寇夫人：丫鬟，看酒。

丫鬟：是。

寇夫人：（唱）二黃原板）

叫丫鬟看過酒一樽，

我与老爺來餞行。

此一番老爺把京進，

但願得加官進祿步步高陞。

(馬牌上)

寇準：(接唱原板)

接過了夫人酒一樽，
背轉身來謝神靈。

轉面來再與夫人論，

下官言來你是听：

高堂老母多孝順，

早晚侍奉要殷勤。

辭別了夫人足踏鐙——

(接唱二黃搖板)

披星戴月奔都城。

(馬牌、院子、寇準同下)

寇夫人：(接唱)一見老爺跨鞍鐙，

但願他此去早回程。

(丫鬟同下)

第三場

(馬牌、院子、寇準同上)

寇準：(唱二黃搖板)

馬蹄踏遍路旁草，

不覺來至館驛中。

馬牌：嗨！有人嗎？出來一個！

(驛丞上)

驛丞：幹甚麼的？

馬牌：喝！不認得我呀？說出來吓破了

你的苦胆。

驛丞：哟喝！你是幹甚麼的呀？

馬牌：我們老爺姓寇名準，陝西人氏，

現爲霞谷縣的正堂。我是霞谷縣

上上下下，裏裏外外，『總葫蘆

庫』的這麼一個……

驛丞：甚麼呀？

馬牌：馬牌子。

驛丞：喝！馬牌子。你也不打听打听我

是誰！

馬牌：你是幹甚麼的呀？

驛丞：我是這兒的驛丞官兒，專管你們

這馬牌子。——來呀，拿張草

紙，把這小子給我捏出去！

馬牌：哎呀，上司老爺！

馬牌：混賬！

馬牌：老爺！

驛丞：你給我滾下去吧！

驛丞：（馬牌下）

驛丞：參見老爺。

驛丞：罷了。

驛丞：用些甚麼？

驛丞：前途俱已用過；今晚小心更鼓。

驛丞：是。——人役們，小心更鼓啊。

驛丞：（下）

寇院：（下）

寇院：家院，四更時分，冠帶伺候。

寇院：子：是。（下）

寇院：想我寇準，職授震谷縣令，爲官

以來，上不負君，下不虧民。聖

上金牌調我連日進京，不知爲了

何事？今晚獨宿館驛，好不愁悶

人也！

寇準：（唱二黃慢板）

一輪明月早东升，

想起了高堂上老娘親；

伴君猶如羊伴虎，

盡得忠來難把孝行！

（起二更）

（唱原板）

移星換斗二更盡，

坐不安來睡不寧；

震谷縣並不會虧負百姓，

金牌調我爲何情？

（起三更）

（接唱）聽譙樓打罷了三更時分，

一輪明月照街心。

有寇準獨宿館驛心中愁悶，

想起了在衙內審理民情；

早堂接狀早堂審，

午堂接狀審得清；

到晚來接下無頭狀，

一盞紅燈審到了天明。

院 子：（看書，院子捧茶上）
老爺用茶。

寇 準：（寇準用茶，起四更）
（接唱）耳邊廂又听得四更盡，

家院與爺改換衣巾。

（院子、寇準下；驛丞上，照料
室內外）

驛 丞：人役們，小心更鼓啊！（下）

（院子捧笏，寇準更衣上）

寇 準：（接唱原板）

轉面來再把家院叫，

老爺言來你是听：

我命你回衙報一信，

一路上急走莫少停。

倘若是太夫人將你來問，

你就說你老爺不久回程；

倘若是少夫人將你來問，

你就說你老爺進都城，一步一

步往上陞，切莫要掛心。

院 子：遵命。（下）

寇 準：（寇準捧笏出館驛；起五更）
（接唱）朝臣待漏五更冷，

鐵甲將軍夜渡津。

東華門本是文官走，

西華門本是武將行；

有寇準打從東華門進——

內 寇 準：（笑）哈哈……
（接唱）又听得文武發笑声。

他笑我寇準官職小，

七品縣令怎見当今！

有才不在官大小，

無才枉受爵祿恩。

撩袍端帶把龍廷進——

（接唱搖板）

三呼萬歲臣見君。

臣，寇準見駕，吾皇萬歲！

宋 王：（內）卿家進京來了？

寇 準：調臣進京，爲了何事？

宋 王：（內）調卿進京，只爲潘楊二家之

事，命卿審問。

寇準：臣啓萬歲：潘楊兩家，一家是當

朝太師，一家是皇家郡馬；臣官卑職小，難以審問。

宋王：不妨。就封卿爲西台御史，外

賜聖旨一道，審明回奏，領旨下殿。

寇準：謝主龍恩。

（太監捧旨上，將旨交與寇準，下）

寇準：捧旨下龍廷。

（太監、趙德芳上）

太監：咋！賢爺在此啊！

寇準：叩見八賢君。——恕臣有王命在身，不能全禮，賢爺千歲！

趙德芳：卿家進京來了？

寇準：進京來了。

趙德芳：我叔王調你進京，爲了何事？

寇準：調臣進京，審問潘楊兩家之事。

趙德芳：他兩家，一家是當朝太師，一家是皇家郡馬，卿家七品縣令，如

何問得？

寇準：蒙聖恩，七品縣令陞爲西台御史。

趙德芳：卿家陞官，可喜可賀。

寇準：千歲提拔。

趙德芳：卿家可知前任劉御史之故？

寇準：臣却不知。

趙德芳：只因他審問潘楊二家之事，審的不清不白，被本御金鑄打死。

寇準：（一驚）有這等事！待臣回覆聖命。

趙德芳：且慢，卿家只管大胆審問，倘有爲難之處，到我南清宮領教就是。

寇準：多謝千歲。

（唱二黃搖板）

八賢爺作了主大胆審問，
哪怕那賊潘洪國戚皇親。

（下）

趙德芳：（接唱搖板）

好一個忠心小寇準，

七品縣令審皇親。
但願潘洪早招認，
免得本御掛在心。
內侍帶路後宮進，
懲奸除佞仗賢臣。
(太監同下)

第四場

(四衙役、二皂隸、一班頭引寇準上)

寇準：(唱二黃散板)

金殿領了萬歲命，
西台御史審皇親。

(吹打，供奉聖旨，叩拜)

公公到！

內班頭：公公到。

寇準：有請。

(太監上)

太監：(念)手托千金札，來到御史門。

——寇老先兒在哪兒哪？

寇準：公公！

太監：恭喜寇老先兒，賀喜寇老先兒！

寇準：喜从何來？

太監：七品縣令，陞爲西台御史，豈不

是一喜嗎？

寇準：公公提拔。

太監：咱家提拔不到。——啊，寇老先

兒，潘楊二家之事，是在貴衙審

問麼？

寇準：在敝衙審問。

太監：後宮潘娘娘，有份札單，拿去瞧

瞧！(遞札單)

寇準：(看札單，尋思)好一份厚札。

——啊，公公，此札爲何？

太監：少時審問太師，要你諒情一二。

寇準：王法森嚴，必須按律而斷。

太監：噯，甚麼律條不律條的，把札單

收下吧！

寇準：無功不受祿。

太監：噯，受祿必有功。你还是收下的好。

寇準：不敢收。

太監：咋！後宮潘娘娘，有話囑咐於你：只要太師在，不要太師壞。你要動他一根毫毛兒，哥哥兒！你这頂烏紗，可就戴不住啦！正是：暫離西台地。（擲禮單於地，怒下）

寇準：王法不徇情！——且住！正要升

堂理事，後宮潘娘娘送來一份厚禮，与老賊講情。我若收了此禮，豈不学了前任刘御史；我若不收此禮，後宮娘娘降罪，如何是好？哎呀，这这这……（尋思）有了！下殿之時，八千歲言道，若有爲難之处，可至南清宮領教。——左右！

衆：有。
寇準：打道南清宮！（衆同下）

第五場

趙德芳：（太監引趙德芳上）
（唱二黃散板）

独坐宮中心煩悶，
等候寇準問分明。

（寇準上）

寇準：（唱二黃散板）

急忙忙來在宮闈境，
心有疑難問聖明。
來此宮門，待我叩環。

太監：何人叩環？

寇準：煩勞通稟，寇準求見。

太監：候着。——啓千歲，寇準求見。

趙德芳：宣他進宮。

太監：寇準進宮啊！

寇準：領旨。——臣寇準見駕，賢爺千

歲！

趙德芳：平身，賜座。

寇準：謝座。

趙德芳：卿家審問潘楊之事如何？

寇準：臣正要升堂理事，後宮潘娘娘送

來一份厚禮；現有禮單在此，賢

爺請看。（遞禮單）

趙德芳：（看禮單）好一份厚禮，卿家就

該收下才是。

寇準：臣若收了此禮，豈不学了前任刘

御史之故！

趙德芳：卿家只管收下，有本御作主。

寇準：（尋思）這……也罷，就暫寄南

清宮，候事完畢，再做定奪。

趙德芳：好，就暫存南清宮，事畢之後，

再來領取。——哎呀，慚愧呀，

慚愧！

寇準：千歲何出此言？

趙德芳：卿家有所不知，我想那潘老太

師犯罪，就有後宮潘娘娘送與卿

家一份厚禮；那楊郡馬與本御雖

是一門內親，只是並無厚禮送與

卿家，豈不慚愧！

寇準：哎呀！（跪）臣必須按律而斷。

趙德芳：卿家請起。

寇準：謝千歲。

趙德芳：卿家此番前來，是乘騎，還是坐

轎？

寇準：臣是步行而來。

趙德芳：哎呀，爲了我叔王江山，豈不累

壞了卿家！現有我叔王賜我的『

白龍御馬』，如今就送與卿家乘

騎。

寇準：謝千歲。

趙德芳：內侍，與寇卿帶馬。

太監：咋。——寇老先兒，上馬呀！

（太監與寇準帶馬，起『小拉

子』）

寇準：千歲在此，有些不便，將馬往下

帶！

太監：咄，咄，咄——

趙德芳：噯，將馬往上帶！

太監：嗒，嗒，嗒——
寇準：方才言過，賢爺在此，有些不便。往下帶，往下帶！

太監：咄，咄，咄——

趙德芳：哪！

（唱二黃散板）

內侍帶馬不中用，

孤王親自帶『白龍』。

（親與寇準帶馬）

寇準：（吃驚）哎呀！（跪）

（接唱）自盤古哪有君與臣帶馬！

趙德芳：（接唱）本御帶馬表寸心。

寇準：（接唱）臣大胆謝千歲忙跨金鐙，

得意揚揚發笑聲。

（笑）哈哈……

太監：咋！這是甚麼地方，大驚小怪的！

（寇準下）

趙德芳：（接唱散板）

一見寇準上馬行，

且坐宮中等信音。
（太監同下）

第六場

（四衙役、二皂隸、一班頭引寇準上）

寇準：（唱二黃散板）

御史衙前下金鐙，——

來！

班頭：有。

寇準：升堂！（吹打，入座）今日升堂理事，五刑俱要齊備。

班頭：俱已齊備。

寇準：潘洪到此，叫他報門而進！

班頭：是。

（潘洪上）

潘洪：（念）从前做事錯，如今後悔遲！

衆：（喊堂威）哦……

潘

洪：唔呼呀！小小的御史衙門，倒有些個威風殺氣。

班

頭：哼，衙門雖小，倒有這麼個勁兒啦、味兒啦的。

潘

洪：來！
頭：叫誰哪？

班

洪：過來！
頭：八成兒是叫我哪！——啊，來

潘

洪：與老夫報門。
頭：喝！報門也是我們的事兒呀？

班

洪：哼，與我報門！
頭：好，報門就報門。——報，犯官

潘

告進。

班

洪：噫，要叫太師。
頭：要叫犯官！

潘

洪：哼！太師！
頭：啊？当初你在雁門關，身爲兵馬

大元帥的時候，似乎我這樣兒的，叫你一声太師爺，你連眼皮也不

潘

洪：哼！还是要叫太師。
頭：啊，還是犯官。

班

洪：太師！
頭：犯官！

潘

洪：呸！我打死你这奴才！
頭：得得，太師就太師，你着甚麼急

班

呀？——報，太師……犯官告進。

潘

洪：哼！（進門）我道是誰，原來是小寇兒。請了，請了！

寇

準：潘洪，見了本御史，爲何不跪？
洪：見了你若是下跪，見了当今万

潘

歲，老夫还要匍匐金階不成？
寇：（冷笑）呵呵……你欺我官卑

寇

職小？——來，請過聖命！
（吹打，請旨，寇準旁坐，潘洪

跪）

潘洪：臣潘洪見駕，吾皇萬歲！

班頭：當堂有刑。

寇準：鬆刑。

（衙役與潘洪鬆綁）

寇準：潘洪！

潘洪：臣！

寇準：聖旨在上，本御史在此，你怎樣

私通北國，要害楊家？从實招

來，免得皮肉受苦。講！

潘洪：臣啓萬歲：老臣鎮守雁門關，白

日與胡兒交戰，晚來與我主担

憂；那楊六郎回得京來，乃是誣

告老臣。

寇準：怎麼講？

潘洪：誣告老臣。

寇準：潘洪！

潘洪：臣。

寇準：你这賣國的奸賊！

班頭：（譏諷潘洪）哦……

寇準：想你身為當朝太師，一人之下，

萬万人之上，你是何等的榮耀哇！誰想你这老賊貪心不足，縱容你子潘豹，在天齊廟前，擺下百日擂台，要將天下的英雄，一網打盡，你这老賊也好揚名天下。也是那楊老將軍，他的家規不嚴，那楊七將軍，私出府門，行至在天齊廟前，見你子潘豹在擂台之上，是揚揚得意；那楊七將軍性如烈火，上得擂台，三拳兩足，將你子潘豹打死。——你这老賊，就與那楊老將軍，抓袍擄帶，面見當今。好一個有道的明君，不忍加罪，反與你兩家解和。誰想你这老賊，懷恨在心，修書一封，下到北國胡兒那裏，叫他們打來了連環戰表。你这老賊，在金殿之上，掛了帥印，單單要那楊老將軍，以為前站先行。那楊老將軍上殿連辭數本，

萬歲不准；無奈又在金殿之上，討一名保官，聖上就命呼延老將軍做了楊家的保官。你這老賊也要討一名保官，想這滿朝文武，誰來保你！偏偏那賀朝進与你這老賊同黨，他就做了你的保官，你二人正好狼狽爲奸。——那楊老將軍見事不祥，只得去到瓦橋三關，調他六子回營，共滅胡兒。你這老賊兵到雁門，升將點卯。天氣炎熱，誤了你的卯期，可也是有之啊。怎麼，你這老賊，就要將他斬首！那呼延老將軍，進帳講情，你這老賊假意准情；又命人報道，營中缺糧。想你作元帥的，豈不知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怎麼會營中缺糧啊？你就偏命那呼延老將軍，催解糧草。想那呼延老將軍乃是楊家的保官，豈能替你這老賊前去催

糧？本當不允，又恐違背你的將令。那呼延老將軍出得大營，大笑了三聲，就氣暈而死！——那楊老將軍見呼延老將軍一死，猶如斷了他楊家的命脈一般，就帶了他六子，怒出大營，不听你的調遣。你這老賊就命白牌請過了上方寶劍，追趕他父子回營。那楊七將軍性如烈火，打碎了白牌，扭斷了令箭。那楊老將軍可是知罪的臣子，就命他六子回營請罪。你也不管他是皇家的郡馬，就一緝四十！——黃道日期，你不准他父子出兵，黑道日期，反命他父子出馬，偏偏他父子又得勝而歸。你就該大開城門，迎接他父子進城，才是你作元帥的道理。怎麼，你反命那賀朝進帶領五百名雁翎刀手，把守在雁門關，對那楊老將軍言道：必須

將北國胡兒，斬盡殺絕，方許進城。想那北國胡兒，猶如潮水一般，一時焉能斬得盡、殺得絕！他父子萬般無奈，就殺一陣、敗一陣、敗一陣、殺一陣，敗至在兩狼山下！——他父子被困在兩狼山，那楊老將軍就命那楊七將軍回轉雁門，搬兵求救。不想你這老賊，想起了打子仇恨，將他誣下馬來，用酒灌醉，綁在花標柱上，射了他一百單三箭，將他射死。——你這打子的仇恨，也就報了，怎麼還是按兵不動呢？那楊老將軍，只爲放心不下，又命楊六將軍，殺出重圍，探听下落。那楊老將軍被困在兩狼山，盼兵兵不到，望子子不歸，白日受飢餓，夜晚被風吹，萬般無奈，就碰死在李陵碑下！——那楊六將軍聞得他父已死，進京告下御

衆 寇 潘 衆 寇 衆

來！
有。
準：打！
洪：啊。

準：老夫乃皇親國戚，哪個敢打？
準：呸！

（唱二黃散板）

說甚麼皇親國戚我不敢打，
我打的是謀朝賣國的臣。
：（打潘洪）一十，二十，三十，

狀；聖上命前任劉御史審問你這老賊，審得是不清不明，被八千歲金鑄打死；萬歲又發金牌，連夜調本御史進京，審問你這老賊。你這老賊爲臣不能尽忠，爲子不能尽孝；似你這樣不忠不孝，賣國欺君，國法豈能容得！
（唱二黃散板）

老賊不信抬頭看，
本御史不比前任官。

四十。
潘 洪：唉！

（唱二黃倒板）

上堂來打了我四十大板。

班 頭：（拿夾棍擲地上）大刑到！

潘 洪：這做甚麼？

班 頭：這是伺候太師爺您的。

潘 洪：不用！

班 頭：不用？少時就得用。

潘 洪：哼！往下拿！

班 頭：往下拿？我這個脾氣兒上來啦，

我偏往上拿！

潘 洪：敢与老夫結扣？

班 頭：不夠？找補『軋飴餡』呀。㊀

潘 洪：唉！

班 頭：矮啦？矮啦、墊塊磚兒呀。

潘 洪：罷了哇，罷了！

班 頭：大啦？這还是小三号兒的哪。說

好的吧，潘老大呀！

潘 洪：唉……

（接唱二黃原板）

只打得我兩腿鮮血淋。

咬定了牙關不招認，

看他把我怎樣行！

寇 準：潘洪，萬歲在那裏問你，你是怎

樣私通北國，苦害楊家？速速招

來！

潘 洪：無有甚麼招的！

寇 準：呸！

（唱二黃散板）

人來与爺看夾棍，

看他招承不招承。

班 頭：夾起來！

（用夾棍刑）

寇 準：問他有招無招？

班 頭：招不招？

潘 洪：無有甚麼招的！

班 頭：不招。

寇 準：收！

潘 洪：唉……